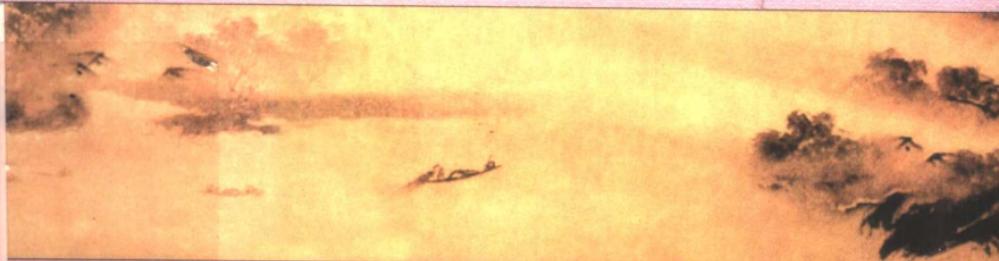


GU DIAN SHI CI MAN HUA

古典诗词漫话

王镇远 著

剑 气 箫 心



中华书局

GU DIAN SHI CI MAN HUA

古 典 诗 词 漫 话

王镇远 著

剑 气 箫 心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剑气箫心 / 王镇远著. - 北京 : 中华书局, 2004
(古典诗词漫话)

ISBN 7-101-03992-8

I . 剑 … II . 王 … III . 龚自珍(1792~1841) - 古
典诗歌 - 文学研究 IV .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9198 号

责任编辑：张 耕

古典诗词漫话 剑 气 箫 心

王镇远著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787×1092 毫米 1/32·7½印张·136 千字
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定价：14.00 元

ISBN 7-101-03992-8/I·518

出版说明

《古典诗词漫话》是一套文化类普及读物，共 15 种，每种一个专题，它起自先秦的《诗经》，终于晚清的龚自珍，是有着一个大致的脉络的。

诗词是中国文学长久以来的骄傲，谈诗论词的专著、论文数不胜数。这套书所以采用漫话的形式，是为着读者接受的方便。每个时代的读者，理解自己时代的作品，除特殊情况外，大都不存在什么困难。而时代相隔，理解起来似乎就有些滞碍。时代距离愈远，理解起来困难也就愈大。理解的隔膜源自于生活的隔膜。

诗词也是如此。历史上桑间濮上的谣咏，文会燕集中的歌吟，都是新鲜生动、荡人情思的。但隔着百年乃至千年的时光，失却了读者与作品的直接交流，她的生气愈来愈微弱，影响也就越来越衰减。等到变成人人敬而远之的“古典”，她的天生丽质和勃勃生气已经被时间织就的蛛网遮盖住了。要恢复她的生气，就要拭去这层蛛网，使我们能直接面对她的本来面目，乐于和她做朋友。久而久之，就会从这位韵致高雅的朋友身上得到原来意想不到的好的影响。

像这样的工作，港台称之为“古典的现代化”；大陆原来

称为“鉴赏”，近年也逐渐袭用港台的说法。做这样的工作，高头讲章固不可废，但形式灵活、内容风趣生动的随笔似更相宜。本套丛书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它用漫话的形式，将诗人的生命历程、作品的内涵与诗艺表现作为叙述重点，着重艺术性、故事性和趣味性。每一本都包括四五十篇短文，每篇处理一首诗，或一个特定事件。各篇分读可以体味作品的精华，合观则可得诗人的身世与人格。举凡诗人轶事，诗作赏析，均能深入浅出，雅俗兼顾。既是非常好的文化小品，也是学术小品，很适合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

这套书先在香港出版，原名“诗词坊”，香港中华书局的同人为使丛书更具吸引力，在版式和插图上动了不少脑筋。既而引入台湾地区，也大受欢迎，在学林颇获好评。现在，蒙作者及香港中华书局慨允，我们对原作略加修订，并保留了部分插图，重新出版。像这样的一套小丛书，能在两岸三地出版，本身已经证明了它的价值。

最后，向这套丛书的作者和香港中华书局同人表示谢意，也希望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以便我们今后把“古典的现代化”工作做得更好。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3年6月

目 录

剑气箫心说定盦	1
从观心到忏心	7
戒诗与破戒	11
借轮回讽世情	16
儒但九流一	20
夜的馈赠	25
定盦的梦	29
小游仙词	34
定盦与女青莲	40
定盦与林则徐	45
嗜古奇癖	51
精神恋爱	55
湖畔恋情	59
诗谶	64
定公四十遇灵箫	68

窘而好博	75
丁香花疑案	79
曼倩后生	83
教子诗	88
时代的预言家	93
关于涨价的诗	97
人草藁	101
咏货币诗	105
东南涕泪多	109
对缠足的批评	113
不拘一格降人才	117
慈母恩情	121
无双毕竟是家山	126
月的讴歌	131
落红不是无情物	135
海棠	140
水仙	145
大风之夜	149
西墙枯树	153
以诗论书法	156
长安俊物	163
某王孙的故事	166
不见风流种蕙人	170
与少年争光风	175
落花的奇想	180

古 典 诗 词 漫 话

常州出高材	184
诗中的数字计算	189
庄骚两灵鬼	193
陶潜酷似卧龙豪	198
文字狱的暗影	202
郁怒清深两擅场	209
童心未消	214
略工感慨是名家	218
但开风气不为师	223

剑气箫心说定盦

龚自珍(1792—1841)是中国近代思想的启蒙者与古典诗史的殿军。他初名自暹，字爱吾，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字璱人(亦作率人)，号定盦，晚年又号羽琌山民。他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之家，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段玉裁即是他的外祖，祖父与父亲都曾为朝廷或地方官吏，母亲也是一位诗人。然而家世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定盦于十九岁中顺天乡试副榜，二十七岁再中举人，开始进入官场。他对自己的前途充满希望，然而在此后的十年中他屡应进士试而不第，考军机章京也落选，直至道光九年(1829)才勉强考上三甲第十九名进士，然朝考因楷书写得不好而被抑置，仍未得到器重。曾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等低级的文官。道光十九年(1839)，他终于下决心辞官出京，在归途中写下了著名的《己亥杂诗》，两年以后，他暴死在丹阳云阳书院讲席的任上。

定盦的一生是在矛盾中渡过的。他生当清王朝由盛转

衰的时期，国家的危机、现实的忧患在他心中激起了不息的波澜。他虽是生于官宦之家、长于繁华之地的贵公子，然而一生沉沦下僚，抑郁不得志，因而无论在思想上还是个性中，甚至在他的文学创作里，都有着亢奋激昂与低沉哀婉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用定盦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剑气”与“箫心”，当他晚年回顾自己一生时，他说：

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

《己亥杂诗》

这是他在四十八岁时辞官南返时所写，他以击剑与吹箫来概括少年时代狂侠的豪爽之气与悱恻的怨抑之情，极形象地展现了他前半生的经历。其实定盦至死也没有摆脱这种心理与个性，因而剑与箫成了他生平思想及艺术创作的象征，他自己也反复指出过这种特征，如他在二十一岁时写的《湘月》一词就说：

天风吹我，堕湖山一角，果然清丽。曾是东华生小客，回首苍茫无际。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乡亲苏小，定应笑我非计。才见一抹斜阳，半堤香草，顿惹清愁起。罗袜音尘何处觅？渺渺予怀孤寄。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两般春梦，橹声荡入云水。

这是诗人第一次婚后与夫人段美真双双回故乡杭州、泛舟西湖时所作，小序中自云：“述怀有赋。”可见正是他心迹的表露，然而其中已逗露出思想的矛盾。他留恋于湖山的清

此归名已年自明才首
琴公云已然夕日后
北叟公复为偶木增
北海食可直李增價
伯张增之闻之僅價
立一筹共尚多
金度松林人至李
此度松林人可李

七言诗

龚自珍手迹

丽，士人生活的风流，因而有了“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的慨叹，然而诗人也并没有忘却建功立业。从湖畔埋葬着的南朝名妓苏小小“应笑我非计”中看，可知他正汲汲于功名，因而唯恐有负佳人与山水。“怨去吹箫，狂来说剑”，正形象地揭示了他内心的矛盾与他生活的两个侧面。因而此词一出，他的朋友洪子骏题词序曰：“龚子璱人近词有曰：‘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二语，是难兼得，未曾有也。”并填了一首《金缕曲》送定盦，其中有句云：“侠骨幽情箫与剑，问箫心剑态谁能画？”可见时人已十分重视他诗中箫与剑的意象。

在传统的中国诗中“剑”往往象征慷慨激越、报国从军的雄心，如屈原的《国殇》中写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雄：“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令白的“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赠张相镐二首》），李益的“雄剑匣中鸣”（《夜发军中》），都以“剑”来表示其壮志豪情。“箫”则象征着文人的不平之鸣，往往被用来抒发个人郁郁不得志的情怀。箫声呜咽悲凉，正像诗人哀怨的吟哦之声，如杜甫说：“横笛短箫悲远天。”（《城西陂泛舟》）苏轼著名的《赤壁赋》中写洞箫之声：“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都以箫声为哀怨的象征。

在定盦笔下，剑与箫也代表了慷慨激昂与柔情旖旎两个方面。据张祖廉的《定盦先生年谱外纪》中说：“先生广额巉颐，戟髯炬目，兴酣，喜自击其腕。善高吟，渊渊若出金石。……与同志纵谈天下事，风发泉涌，有不堪一世之意。”可见他凌厉飘发的豪气；又说他年少时“尝于春夜，梳双丫

髻，衣淡黄衫，倚阑吹笛，歌东坡《洞仙歌》词，观者艳之”。说明他自幼便有高谈纵论与浅吟低唱的双重人格。因而当他步入仕途之后，曾有很高的抱负，“少年揽辔澄清意”（《己亥杂诗》），“功高拜将成仙外”（《夜坐》），便是他这种志向的表露，犹如奋发的“剑气”，直冲牛斗。然而面对着黑暗的官场，沉闷的政治空气，他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于是力求使自己激荡的心情平静下来，以放浪形骸来摆脱尘世的烦扰，甚至欲以逃禅戒诗求得心理的安宁，“中年百事畏重论”（《寒夜读归佩珊夫人赠诗》），“美人经卷葬华年”（《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就是这种心态的纪录，犹如一曲低沉的箫声，呜咽悲恸。因而定盦一方面以天下为己任，纵论国家兴亡之计；一方面选色谈空，以风怀与禅悦自娱，这在他的诗中时时可以见到。他时而长歌当哭，愤世嫉俗；时而赏花观月，恬然自得；时而关心国是；时而栖心山林；时而怜香惜玉，沉溺于恋情之中；时而欲割断情缘，忘却风怀；时而钻研儒学，潜心经史；时而皈依佛教，归心空门；时而思如泉涌，心潮起伏；时而清夜独坐，杜绝诗思。总之，他徘徊在人生的进取与颓唐之中，在豪迈的剑气与悲凉的箫心中走完了他的人生之途。一部定盦的诗词便是他思想历程与心灵轨迹的纪录。

定盦诗的风格，也表现出雄奇如剑客的壮阔豪迈，哀艳如箫声的低回婉转两种倾向。他形容自己的诗情“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又忏心一首》），他慨叹人材的难得说：“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秋心三首》）他回首往事说：“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纵横，泪也纵

横，双负箫心与剑名。”(《丑奴儿令》)都以剑与箫对举，代表了庄与媚、刚与柔的两种审美情趣。因而在他自己的诗中，既有斑斓变化、瑰丽谲怪的色彩，也有天然率真、淡宕清新的风致；既有掀雷挟电、磅礴浩汹的气势，也有回肠荡气、哀感顽艳的情韵。因而后来南社诗人姚锡均曾评定盦的诗云：“艳骨奇情独此才，时闻鼙歛走风雷。”(《论诗绝句》)也指出他的诗既有艳丽的一面，又有雄奇的一面。总之，定盦的作品可谓亦刚亦柔、亦壮亦美的典型，一言以蔽之：是剑气与箫心的结合。

从观心到忏心

定盦不仅是诗人，而且是善于探索心理奥秘的思想家。他的诗中有不少直接反映自我心智的作品，特别是在他受到佛教天台宗的影响之后，此种倾向更鲜明地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天台宗重在心悟，它的创始人是生活在陈、隋之间的僧人智𫖮，他认为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由人心中生出的，“一念心即可生三千大千世界”，“三谛俱足，只在一心”，因而心是他们修行觉悟的关键。他们提倡定慧双修，就是要通过禅定和义学来达到涅槃之境，一旦心能静默下来，就可祛除俗像，排除一切烦恼，就像良医的一帖主方，能总摄诸方，得此便一切病孽顿除。定盦笃信天台宗，故也以反观内心为觉悟之途。他有《观心》一首云：

结习真难尽，观心屏见闻。烧香僧出定，许梦鬼论文。
幽绪不可食，新诗如乱云。鲁阳戈纵挽，万虑亦纷纷。

这首诗写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一方面,定盦面对着日趋危机的社会现实,深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革新时政、振兴民族的责任感时时感召着他,这表现在他众多的诗文之中,常常令他思绪万千,心潮如涌,难以安宁;另一方面,他深受佛理薰染,颇欲皈依佛教,以此求得心态的平衡,排除一切障碍,达到澄澈明净的境界。在这种双重思想的驱遣与矛盾之下,定盦便有了“观心”的思想经历。

“观心”本是佛教天台宗所提倡的修炼方式,智𫖮提出“止观论”,“止”就是禅定,指由坐禅而进入到一种静心息性的境界;“观”就是指由内心观照而求得悟解。由“止观”可达半睡眠(入定)、但又不完全熟睡(痴定)的精神境界,心中既空无所有,又若有所思,类似一种梦的境界。智𫖮的遗嘱中曾说过一个火夫的故事:某寺的火夫偷听到说法,在烧火时注视着火烧薪柴,心里想到生命无常也如火之焚薪,于是他蹲踞在灶前,寂然入定,火灭锅冷,乃至入定数日才醒过来,遂与上座诉说经历情形,愈说愈深奥,直到上座也不能解。这就是天台宗所崇尚的由止观入涅槃的境界。观心的方法便是通向这种精神境界的途径,《大乘义章》中说:“粗思曰觉,细思名观。”可知观心也就是细细地反省内心。

定盦试图屏除尘世间的俗缘而反观内心,但自己的积习难改,虽然有时如焚香入定的老僧心绪平静,然而有时又如梦中喧哗,如众鬼论文,可见他内心的出世与入世之情时时在交战。诗人的幽情单绪难以泯灭,诗思也如出岫的乱云飞奔激荡,纵有回天的力量,也无法将自己纷乱动荡的思绪平静下来。定盦有意学佛观心,然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一腔对现实的萦系之情无法抑制，文思诗情每每如八月钱江之潮，骤然而至；如烈风暴雨，迅猛异常，扰乱了心灵的安宁。他虽然心仪佛理，然而始终难以登堂入室，也许是因他俗缘太重，终未能脱略世情而超然物外。

在《观心》之后定盦又作《又忏心一首》，表示了更深的忏悔，但一种无可奈何的悲悯于此可见：

佛言劫火遇皆销，何物千年怒若潮？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心药心灵总心病，寓言决欲就灯烧。

正由于观心而未能得到平静，于是他更欲以焚毁诗文作品来求得解脱，诗中既有无限的悔恨，也表现了对黑暗现实的强烈谴责。

佛家以为自然界的生灭，须经历成、住、坏、空四个阶段，在坏劫中，世界发生大火，能使天地万物化为灰烬，即称为“劫火”，劫火可销毁一切，但诗人心中那种莫可名状的思想却如怒潮汹涌不能平息。尽管自己力图以佛家的观心寂灭之理去抑制它，但也无济于事。经邦济国的文章消耗了他白昼的生命，而种种奇异的思绪又乘着夜间涌上心来。它们来势汹涌，无法抑捺，激励起自己仗剑报国的雄心壮志；一旦退去，犹留下缠绵不尽的余思，像是箫声的余音绕梁，有待诗歌去表现。

这六句其实只是写自己的心态，一种不能遏制的思想在他心中激荡，长久地折磨着他。无论什么医治心病的灵丹妙药，或是什么聪慧灵敏的智慧都无法使他解脱，造成了